

# 近代体育 在上海

(1840-1937)

郎 净 · 著



西人賽船

西人於春秋佳日例行

賽船賽

該重金為孤注今先

以保勝負

以獲彩旗及獎金

彈珠清供

鼓樂喧騰去樂而好

嬉笑飛掠

若空舟僅一葉扁舟

一葉輕舟

狎水之賤出錢於無

濱三派中

羅漢首沾福而玉梅

蘭中人因

興高采烈而爭競者

本歡呼矣

道舉頭去狂馬來

欣有之聲

人嘵嘵歌羊羣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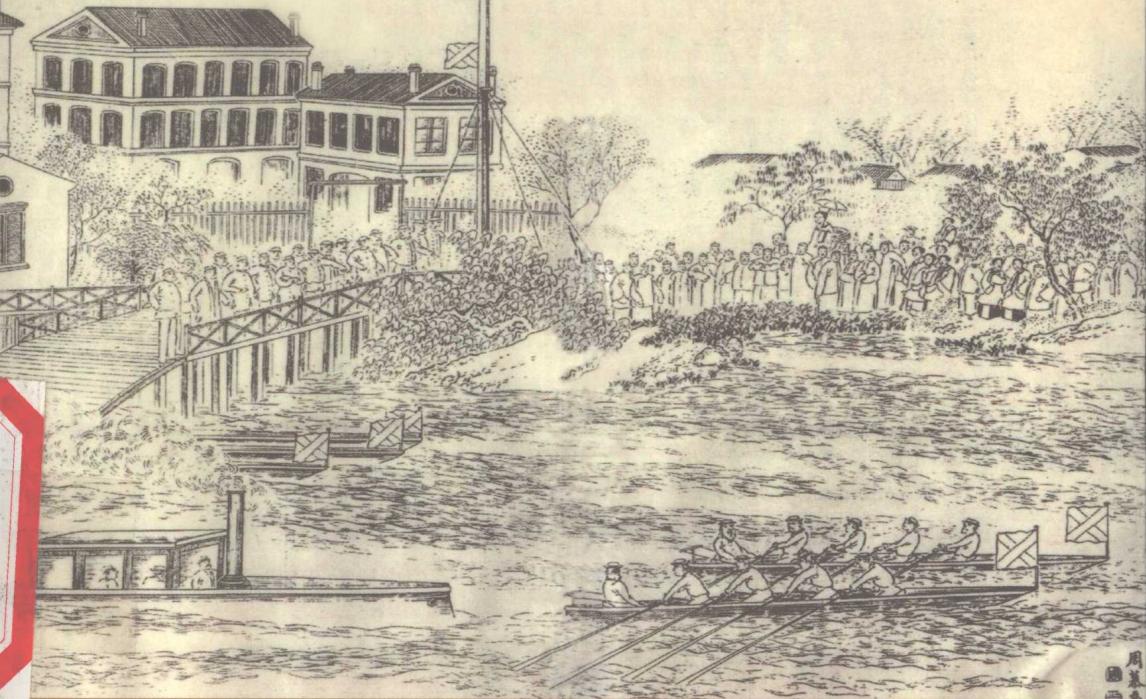
已暮雨

者我於西人

一美可

幸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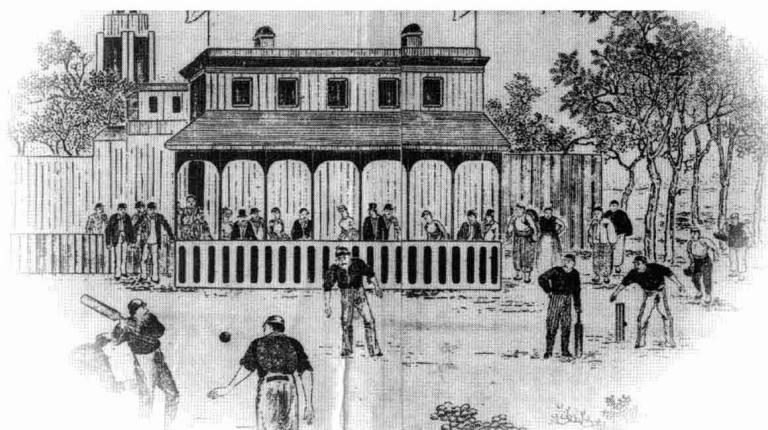
周易



# 近代体育在上海

(1840-1937)

郎 净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郎净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ISBN 7 - 80681 - 851 - 0

I . 近... II . 郎... III . 体育运动史-上海市- 1840~1937 IV . G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952 号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

---

**作    者:**郎  净

**责任编辑:**杨  国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90×1 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125

**插    页:**2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81-851-0/K · 216

定价: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近代上海、租界、体育教育、社团、革命、日常生活……在查找资料、撰写本书的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名词或色泽涌现在我眼前，它们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具体，于是我似乎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去捕捉体育的踪迹了。

我可以看见：租界的石头建筑尚存，在那里，曾经有休闲而繁华的各种俱乐部，曾经有悠闲和功利的交往与竞赛；旧日圣约翰大学的体育馆尚存，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学子们的矫健身影，想见初次领略运动会给市民带来的震撼；江湾体育场尚存，暗红色的砖墙凝固住岁月；而广阔的空间又向我们传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热情；旧日的报纸杂志尚存，帧帧黑白照片不能掩抑健儿们的英姿飒爽，篇篇过往文字向我们传达体育思想的激情演绎。

是啊，体育从来不曾拥有简单而孤立的定义，她总是渗透入生活每一个层面，而她又总是生活的最有力的记录者。

而近代上海，正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解读她的很好且很完整的语境——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她的传入：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租界与教会学校全新亮相。

在这里我们勾勒出她的初步发展：很快融入到中国的学校教育之中；很快加入到晚清与民国的社团建设之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她的远大志向：强国健身是她一贯的目



##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

标；投身革命又使得她意义深远。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她的深入人心：发达的大众传播为她推波助澜；而各个阶层都开始拥有自己对于体育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她的渐趋规范：1927—1937年，教育局的管理使得她齐整有序；全新的体育委员会更让她独立成熟。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她的盛况空前：远东运动会与全国运动会风起云涌；各项竞技项目迅速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她与其他产业的齐头并进：纺织业、橡胶业、百货业为她提供发展的契机；广告业又使她融入各种人群。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中国人接纳了西方的激情竞技项目；本土的武术也以自己独特的风采亮相世界。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她复杂多变的一面：渐渐畸形的娱乐与赌博有她的身影；单纯的运动精神演化成功利与狭隘。

这一切，使得我们在历史中思考体育、理解体育。文化，从来如绵延不绝的长河，若想勾勒出她的流势，我们需要追本溯源；而一切历史即当下史，过往发生的一切，其实早就熔铸在今天的生活之中。

希望，穿越近代上海的体育，带给我们的是从当年挥洒至今的激情；带给我们的是对她真正静心而全面的思考与理解。

郎净 2006年4月于沪上浅草春明



# 目 录

前言 .....	( 1 )
导言 .....	( 1 )
<b>上篇 1840—1911 年</b>	
第一章 租界的生活方式 .....	( 21 )
第二章 基督教与体育传播 .....	( 46 )
第三章 体操与学校教育 .....	( 77 )
第四章 社团的兴起 .....	( 115 )
<b>中篇 1911—1927 年</b>	
第五章 大众传播的兴盛 .....	( 143 )
第六章 社会分层与职业 .....	( 185 )
第七章 民族主义与体育思想 .....	( 213 )
第八章 一份教育报告中的中小学体育师资透视 .....	( 255 )
<b>下篇 1927—1937 年</b>	
第九章 制度化与教育局 .....	( 271 )
第十章 民众体育的开展 .....	( 296 )
第十一章 大型运动会及竞技体育 .....	( 322 )
第十二章 “大上海计划”与大上海体育 .....	( 349 )
参考文献 .....	( 376 )



# 导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中国<sup>①</sup>的序幕，也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在这之后，西方的多种文化形态向中国传播，渗透入本土的制度、日常生活、理念等各个层面，从而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书主要梳理的是作为诸多文化形态之一的体育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实证地见证中国的革命史与现代化史。<sup>②</sup>

在展开具体例证之前，有必要对论题以及研究方法加以阐释。

本书探讨的是近代中国的体育传播。在此需要说明的是，19世纪中期，“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关于“体育是什么”的研究，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根据岸野雄三先生的历史考察<sup>③</sup>，从各国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一概念可以梳理成“身体文化”、“身体教育”以及“身体锻炼”三个层面，但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始终没有达

① 关于近代中国之上下限，采纳史学界通行之 1840—1949 年。

② 中国近代是以革命史为主线还是以现代化史为主线，仍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焦点问题。对此，张海鹏先生撰写了《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一文加以探讨，他认为，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要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的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

③ [日]岸野雄三著，白澄声等译：《体育史——试论体育史学》，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编印，1982 年。



##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

成统一；并且，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不同的关注，例如“西欧强调的是体育的文化性，而东欧则注重体育的社会性”<sup>①</sup>。而呈现给近代中国的体育，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起码有下述三点：首先，它是一个丰富的有机体，正因为它的丰富性，我们发现它渗透了本土文化的各个层面，我们所面对的，可能不是单一的体育史，而是多彩的社会生活史；其次，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其采纳会有不同的侧重；再次，体育这一文化形态进入中国以后，与传统文化互动融合，又丰富了它自身的内涵。

对于近代中国的体育传播来说，我们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正因为体育这一概念较为宽泛，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体育传播”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内容、理念。例如从最初“体操”课程的设置，到后来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流入的过程，就揭示了体育这一概念自身的发展变化。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这一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体育传播”的方式、内容和理念。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有“新陈代谢”一说，非常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特点，“作者以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来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在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的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sup>②</sup>同样的，作为东渐文化形态之一的体育传播亦呈现出下述过程：起初是一种外来的冲击或主动的寻求，表现出一种变革的力量，然后被

① 《体育史——试论体育史学》，第38页。

② 冯契：《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序言》，第3页，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独特的社会机制渐渐有选择地内化,最后融合成为本土的文化形态之一。这一过程也正是本书试图展示的。

本书选取上海作为例证,来梳理近代中国的体育传播,是基于以下考虑的:

首先是基于上海这一城市之特点。

近代上海城市兼具以下特点:“第一,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第二,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第三,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第四,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第五,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第六,全国文化中心。第七,移民城市。第八,富有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第九,畸形发展的城市。”<sup>①</sup>所以,一方面,上海是西方文化传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中心,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上海也见证了风风雨雨的革命历程,为革命史谱写了许多重要的篇章。而近代史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之基础上的。所以,上海无疑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个案。事实上,现在“上海学”亦已成为一门显学,为近代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对于近代体育来说,上海是一个重要的基地。早在上海开埠之初,体育就作为一种租界生活方式为国人所领略;20世纪初,上海更是成为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扩散地。近代体育,始终伴随着上海的革命史与现代化史进程,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可以说,近代上海是体育文化最大的舞台,对上海的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映证近代中国的体育传播及其文化价值。

第三,虽然近代上海的体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迄今为止,除了一部《上海体育志》<sup>②</sup>而外,对于近代上海的体育文化,并

<sup>①</sup> 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7页。

<sup>②</sup>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无专门的著作进行研究。似乎“上海学”与“体育史学”领域，都忽略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空间。

基于以上三点，笔者撷取上海作为个案，希望能借助翔实的资料，梳理近代上海的体育传播的路径，揭示这一历程的特征及其价值。

## 一

在大致阐释论题的选择之后，笔者希望对本书的研究方法作一论述。研究方法的论述一方面基于笔者对 20 世纪中国体育史学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本书的撰写理念与思路。

本书是体育史研究的一个专题，在展开书之前，非常有必要对体育史学的发展进行理性的反思。<sup>①</sup>

“体育史学”是“体育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正如岸野雄三教授指出的，“体育史一方面具有体育学固有理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历史来研究的双重性学问”。<sup>②</sup>然而回顾 20 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历史，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无论从研究队伍，还是从研究成果来看，它基本上只是“体育学”的分支之一。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既源于中国现行学术体制的制约——体育史是体育专业的课程，体育史学会则是体育科学学会的分支机构——也应归因于不少研究者忽视或不愿正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厘清历史学与体育史的关系，重申历史学在体育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

概括说来，历史学与体育史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它们是一般史与特殊史的关系。所谓“历史学”，指的是

<sup>①</sup> 参见笔者与孟钟捷合撰的论文，《20 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论 21 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体育文化导刊》2005 年第 2 期。

<sup>②</sup> 《体育史——试论体育史学》，第 223 页。



“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希望探讨“一般规律”或“普遍法则”。<sup>①</sup>而“体育史”则具有其“固有的法则性”，它以历史学的“一般理论”为前提，探求体育运动、体育教学、体育文化等发展的特殊规律。<sup>②</sup>

第二，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历史学既然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所有发生过并引起历史学家兴趣的“历史事件”都将被推荐进入“精选的历史俱乐部”（爱德华·卡尔语）。<sup>③</sup>而在俱乐部中，体育史无疑占据着一席，虽不至于仰人鼻息，却共同创造并分享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鉴于此，从历史学角度检讨 20 世纪中国体育史的历程，展望其在 21 世纪的发展，便愈显其价值所在。

20 世纪中国的体育史有了长足发展，191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30 年代体育史论著和译著渐渐增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体育史研究更是进入了突破性的阶段：1986 年，国家体委成立了专门的体育史研究管理机构——文史工作研究会，以后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机构，进行地方体育志的编写和体育史资料收集；各体育学院也相应开设体育史的课程，招收体育史方向研究生；一系列专业性期刊也相应创办发行；1984 年，中国体育史学会在四川成立；1990 年，中国体育博物馆开馆，它是中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全面展示体育历史文物资料的机构。<sup>④</sup>

在回顾 20 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时，体育史学界对过往的成绩

① 陈启能、蒋大椿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历史”条目，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3 页。

② 参见《体育史——试论体育史学》，第 242—244 页。

③ [英]爱德华·卡尔著，齐华甫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7 页。

④ 此处参照崔乐泉：《当代体育史学研究重点分析》，《体育文化导刊》2002 年第 2 期。



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体育史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都反映出它已形成一门颇具特色的体育科学和历史的分支学科;并指出,80年代体育史的研究重心在于古代和近代体育的研究,90年代则偏重于当代,而新世纪的重心应该从“寻根史学”和“反思史学”转变到“参与史学”。

事实上,我们认为,如果从历史的分支学科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20世纪体育史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史研究体系;从一片领域转入另一片领域的提法既操之过急,又同真正的史学精神相违背。如果从史学的角度考察中国体育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下面一些问题:

首先,对于中外史料缺乏爬梳整理,并未形成总体体育史与各断代体育史有机结合的史料网络,也未形成典籍文献、文物考古、民俗相结合的史料把握。

虽然已出版的体育史教材和专著有一百多种,但大部分是概述性的。大多数《体育史》专著兼论中西,从其内容上来看仅仅是史料罗列,缺乏深入分析;而专门的中国体育史,其研究时间段大多设定为古代体育史或近代体育史,缺乏断代体育史的专著或者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对国外体育史的研究更为薄弱,相关的只有世界体育史纲要性的专著以及对奥林匹克运动史的介绍,缺乏区域研究;在体育史教育方面,一些教材较为陈旧,仍旧采用80年代的版本。这和史料的匮乏是直接相关的,也和研究人员专业分布的情况有关——体育学科的多而历史学科的少。

其次,对于史学精神有理解上的误区。对以往的研究并非意味着不参与或缺乏时代感。事实上,早在东汉时期,班彪就提出:“今之所以观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sup>①</sup>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不仅在于史学典籍的浩瀚,更重要的是,所有

<sup>①</sup> 《后汉书·班彪传》。



的研究都围绕鲜明而突出的史学理念而展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sup>①</sup>对于体育史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汲取传统史学的精神，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应确立史学史意识。

### 第三，专注于史实罗列，缺乏深度研究。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亨利·皮朗语）<sup>②</sup>，体育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示体育文化的演进历程，反映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多数文章并未承担起这一使命，在梳理史实之余，缺乏必要的分析，甚或机械地将时代背景与体育文化的发展杂糅在一起。对于如体育与政治、体育与文化乃至体育与大众生活之间的联系等，尚待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

出现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所在，除了上文提及的体育史学科设置的限制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是体育史的研究并未及时汲取史学发展的最新理念，出现了滞后的现象。

20世纪可谓是历史学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时代。概括说来，其演进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从一元论向多元论的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的“五个社会形态说”受到了有力挑战，人们开始关注汤因比的“文化史学”、年鉴学派的“结构史学”、沃勒斯坦的“历史社会学”等史学理论。<sup>③</sup>

第二，从思辨史学向分析史学的演进。传统的历史哲学以思辨为基础，黑格尔、马克思以至汤因比被誉为思辨史学的大师。1951年，沃尔什发表了《历史哲学导论》则标志着分析史学的诞生。自此之后，“对一个事件，要追溯它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

① 《史记·天官书》。

② 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③ 参见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并从而给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成为历史学编纂的主要方式。<sup>①</sup>

第三，从伟人历史向日常生活史的演进。20世纪70年代后，“叙述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表现之一出现在史学理论之中，汉斯·梅狄克则紧随其后，提出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口号。年鉴学派的勒·高夫等人根据这一理论撰写了大量微观史学的巨著。<sup>②</sup>

对照中国体育史的研究，大部分成果仍然沿用“五个社会形态说”组织行文纲领，缺乏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并专注于宏观角度。相反，西方的体育史学家却早已尝试如何保持与史学理论同步，推动体育史学的发展。如1957年，西德的维尔特出版了《德意志中世纪体育史》一书，不仅吸取了昔日刚出现的“文化理论”，认为“各时代都有其相应的世界形象和人类形象，从而形成那个时代独特的总体的文化形象。因此，身体运动的意义也必须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来认识”；还将中世纪分成了3个生活圈，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分析“自耕农”、“骑士”与“市民”各自不同的身体运动的形式，从而证明了“各种文化中，都有其本质的身体训练”。<sup>③</sup>对此，我们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吸取西方体育史学家的成功经验？如何尽可能地运用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如何更准确地解读与建构体育史？

而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历史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变革之中。例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以及总体史学等新方法的出现。

从史学的发展反观体育史，不难看到：

第一，从学科的基础建设上，我们应该继续构筑体育史的史料

<sup>①</sup> [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译序。

<sup>②</sup> [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36页。

<sup>③</sup> 《体育史——试论体育史学》，第255—256页。



与研究网络。

第二,从研究理念上,要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汲取中西方史学之精华。

从理论角度而言,体育史应努力实现与史学理论的同步发展,实现叙述结构的多元性、论证模式的分析性、研究角度的细致性。

第三,从研究内容上,应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深度。

所以,21世纪的体育史研究,应该真正地与史学研究相结合,从原来的宏大叙述转向多元、细致、深入地研究。而本书以近代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在对20世纪体育史学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

首先,上海作为近代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其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翔实的史料宝库。上海在近代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是报刊最密集的城市,也是档案收藏最为完整的城市。大量珍贵的晚清、民国时期的书籍、报刊,可以极大地充实近代体育史的史料资源。所以,本书希望能首先为近代体育史的史料建设贡献力量。

其次,与上述资源相关的是,我们能对此做一量化的分析,将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引入近代体育史研究。

第三,我们可以密切结合史学的发展走向。“上海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比较注重现代化问题,注重西方的影响。上海是中国城市中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他们自然重视对上海史的研究,重视研究上海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影响,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企业与人物、现代化与传统关系等。1978年以后,世界史学有一个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普遍变化,即重视对社会大众、社会底层、区域社会的研究,西方学术界更注意从中国内部的变迁来解释历史,更强调研究普通民众的历史,因此,关于女工、帮会、警察、苏北人、同乡会、职员、艺人、妓女、乞丐、小市民的研究多了起来。”<sup>①</sup>历史研究的这些

<sup>①</sup> 熊月之:《上海学平议》,《史林》2004年第5期,第2页。



走向,提供给我们较新的思路。对于近代上海体育的研究,也希望探讨体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汹涌澎湃的革命生涯之中到底充任何等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体育是如何从西方引入,却在制度、组织与民众这些层面层层渗透,最终融入近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近代上海已经有较为鲜明的阶级归属,体育在上海的上层、中层、下层民众生活中到底占据何种地位,各阶层是如何看待体育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我们去探讨与了解。而关于近代体育的研究,也势必成为上海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第四,近代上海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本书将撷取相关个案进行研究,而非仅仅停留在概括性的叙述。

### 三

本书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即 1840—1937 年,关于时间的说明,笔者希望结合论文的研究思路亦即论文主体的结构加以展开。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由上海近代史中的三个重要时间段构成的:1840—1911 年;1911—1927 年;1927—1937 年。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则结束了一个旧的时期——满清王朝。在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不过,上海的正式开埠则还要延后至 1843 年 11 月 17 日。所以,1843 年对于近代上海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起点。在这之前,上海还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小县城,而在这之后,它很快见证并参与到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之中去了。

这段时间的上海以及上海体育,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下述方面:

首先是租界的开辟与发展。诚然,租界的逐步扩张,意味着西方入侵的扩大、殖民统治的加强;但另一方面,租界的出现,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器物、理念、管理方法等等,促进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历程;租界也是一方容纳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土地。而体育,



最初正是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体育最早是作为外侨的一种闲暇娱乐的方式出现在国人面前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个案就是赛马了；为了更好地开展娱乐，外侨开始在租界修建马路以及各类体育设施，体育又被纳入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以物质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次，是上海在革命进程之中的重要地位。表现在对波澜壮阔的各种运动的反应以及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投入。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相应的有小刀会起义；甲午战争、维新运动时期，上海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改良维新的舆论核心；义和团运动时期，上海加入东南互保；沙俄加入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地区并侵吞东三省的时候，上海成为中国各地拒俄运动的核心；而辛亥革命之前，上海是革命舆论的中心以及参与革命的重要力量。

清末民初，提倡尚武精神，希望达成保种、保国之目的。因此，体育当仁不让地加入到国民的训练中去，这在教育中可见一斑；而最为重要的是，体育从此就融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在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历程中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期间，非常典型的个案即为商团，商团是光复上海的主要武装力量，而其前身即为上海工商界的各种体育组织。

第三，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上面所述的首先发自租界的城市现代化。租界管理方面，租界内部设立了工部局、公董局、巡捕房、万国商团、会审公堂等机构；建筑业和煤气、自来水、电灯等公用事业也发展起来；经济发展方面，外国殖民者利用上海优越的地理和经济环境，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事业也有所发展；教育方面，1839年天主教读经班建立，到1900年为止的六十余年，传教士在上海创立了各类学校：从最开始的小学、中学，直至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教会大学。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历程。首先兴起的是民族工业，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在上海大力创办军事工业，其中规模最大的